

中華文史叢書之四
民國十三年排印本
王有立主編

西夏記

(三)

戴錫章撰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西夏紀卷二十

開縣戴錫章海珊

宋元祐六年遼大安七年

西夏稱天佑民安元年

春正月遣使如宋賀正旦

初夏人遣使入貢及爲境上之議故爲此去彼來牽制
勞苦每違期日王巖叟請預戒邊臣夏違期一不至則

不復應自後不敢復違

宋史夏國傳及王巖叟傳按長

初報十五日過界旣而寂然無耗至十九日忽然卻來
計會蓋每歲不來則勿問所以今日自至太皇太后
邊臣如不來則勿問所以今日自至太皇太后
后曰不計言按此即從王巖叟之議

三月復遣首領寇名麻胡

鳥一作瑪

入鄜延議疆事

夏國入邊有三路故事文移至環慶者皆附鄜延會議時使人議畫界至輒云前後反覆朝廷昏賴實多及令赴延安商議又云延州無可斷之理本國已差官發赴熙河蘭岷路就六處界首相會又云如中國實有就之意請勿再言隴諾堡上取直及質孤勝如二堡事言詞不合輒掉臂還經略使趙高連牒宥州促之不至會梁乙逋使生蕃乙吳麻

鳥一作瑪

入延州吳麻乃出入漢

邊達言語通事類者順寧砦獲之高厚與金帛使以中國懷柔意歸諭乙逋曰朝廷令汝國遣人來聽疆議非

憚汝也特以和好垂成不忍遽自絕耳乙通欲和卽來不欲從汝自便移書往返不若面議之詳時乙通方聚兵密木關將犯熙蘭吳麻至乃緩師期遣嵬名麻胡及乙吉陵丹等人延州高呼前詰折開諭累日麻胡等詞窮曰公言無不是皆爲國爲民奈吾國不利何

長編四
百五
十

六及四百六十按長編是年春正月辛未鄜延路中略使趙鼎言熙河路所占西人良田極多乞朝廷酌處置樞密院議夏國見通常貢歲時人恩賜一切如舊止是分畫封疆未畢如高所陳是實西人觀望難於馴服詔是首詳盡理折難及趙鼎開諭悉心講究候去再安議分畫人事高子也又聽伏乙亥鄜延路略使趙鼎言若西人來延安府又議分畫熙蘭界至一略使強要還本國未審如何回商議分畫熙蘭界至一略使強要還演節次令所委官婉順不應折如堅不聽從以便欲歸國卽

徐云此來開諭於理當然今既全不相聽即當具此便
覆樞密院以副到本國亦須更與近上首領詳悉商議若
仍諭樞密院後萬一別有處分當令人於界首相招即
申覆樞密院後萬一別有處分當令人於界首相招即
請來延安府商議務要羈縻西人致阻絕其西人
未肯聽從合申覆事令趙級赴三省樞密院稟議

夏四月攻宋熙河蘭岷鄜延諸路

夏人數萬侵定西之東通遠之北挑掘七厓巉堡殺掠
三日轉侵涇原及河外鄜府州衆遂至十萬熙帥奏乞
因其退急移近裏堡砦於界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
宋帝下大臣會議蘇轍曰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耶
呂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用兵先論理
之曲直我若不直兵決不當用朝廷頃與夏人議地界

欲因慶曆舊例以彼此見今住處當中爲直此理最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砦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要約纔定朝廷又要兩砦界首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見從又要夏界更留草地十里夏人亦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砦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劉摯曰不用兵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輟奏曰夏兵十萬壓熙河境上不於他處專

於所爭處殺人掘屋曉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熙河輒敢生事不守誠信臣欲詰責帥臣

耳後屢因邊兵深入夏境宣仁后遂從輒議宋史及哲宗

轍傳按長編五月己未朔三省樞密院同進呈熙河延
安二提報蘇轍奏曰近日邊奏稍類西人意在得二堡
今盛夏猶如此不可入秋國家歲以二早商量了當意欲與
呂大防曰此不可國歲以二早商量了當意欲與
夏當一百萬豈可恣其侵侮亦既與威并行王更叟曰否
形勢之一地豈可輕棄與不侮知既與威并行王更叟曰否
太皇太后曰夷狄無厭劉道日夷狄誠無厭忠叟曰與不
可一向示弱韓忠彥曰勝道日夷狄誠無厭忠叟曰與不
轍同獨巖叟以爲質孤勝如兩堡爭蓋豐用兵有之元
祐講和畫界當在爲地而西人力爭蓋兼形勢棄之趙
利失之則蘭州熙河遂高議故進說謂不可棄而趙
高意在與之蘭州熙河遂高議故進說謂不可棄而趙
申三省樞密院之執憲主議西界分畫人事而必爭叟以
質孤勝如蘭州熙河遂高議故進說謂不可棄而趙

六月熙河等路來歸俘擄

自爲中司即論乞棄二堡及執政平常執前意韓忠彥在
可否之間通遠軍之定西城熨斗堡通西寨榆木盆在
堡夏人皆欲就逐城打量二里爲界而轍與忠彥初又
以爲當然熙河帥范育以爲質孤勝如二堡自兵初
得之至熙河巡檢未嘗廢而夏人妄以爲邊臣緣議和
旋修又朝廷從初文字但云通遠軍之定西城已北相
照接連取直未嘗及熨斗通西榆木盆而夏人乃欲
并三堡直南北打界至遂將南逼通遠大盆路如其言則
不通遠一帶難保之勢直知邊事者莫
不以爲然獨轍與忠彥直知夏人語

夏兵入熙河涇原諸路雖肆殺掠而首領被執者亦衆
宋帝令悉放歸並詔逐路經略司諭宥州言疆事雖未
理畢夏國安得輒侵邊境今旣生擒卽合斬首緣意在
好生又夏國現輸常貢且放回本國宜明諭梁乙逋并

近上首領今後不得縱放兵馬擅有侵犯

長編四百五十八

秋七月遣使如宋賀坤成節

熙河諸路奉詔諭詰宥州梁乙逋回牒以通遠十萬衆爲些小侵犯又沒涇原之役不答宋帝以言辭傲慢欲

絕歲賜聞坤成使已在境上乃止

長編四百六十二

毀鎮戎軍封堠

鎮戎官吏於軍界近邊立封堠八處梁乙逋遣兵拆毀

令宥州牒保安軍言請勿再修且宜依舊

長編四百六十一

八月宋鄜延路都監李儀等以兵襲夏境敗死

宋帝以儀等違旨夜出襲人死不贈官

宋史哲宗本紀按夏國傳九

月圍麟府
事與此異

攻懷遠砦

梁乙逋既殺李儀知鎮戎軍無備遣兵乘勝攻懷遠守

將李遜出戰不勝閉城謹守圍五日始解

長編四百六十四

毀宋安定堡地分內新移修增子土門兩堡

長編四百六十四

宋戒約邊臣縱探深入西界

三省樞密院奏事蘇轍言蘭州近以遠探爲名深入西
界殺十餘人邊臣貪功生事不足示威徒敗乃事耳乞
行詰問或戒約王巖叟曰賊兵在境若不遠探何由得
知苟失機宜豈不誤事呂大防曰今以李儀許興無故

入界致陷沒更不推恩徧告諸路亦足以示戒約也樞密院先下復上逢大防及劉摯謂韓忠彥曰已得旨令戒約巖叟復奏因進曰戒約之事更乞陛下體察有未便處太皇太后曰適三省要戒約巖叟曰所見徧所奏未盡理自來朝廷常指揮令明遠斥候又卻不得差人深探如此乃是不會事又曰賊兵在境上若失機宜奈何太皇太后曰如此則難責彼也巖叟曰邊臣全賴朝廷主張忠彥曰若生事亦不便旣罷戒約蘇轍他日又言蘭州近以防護打草爲名殺西界六七人生擒九人已令送還九人此甚善邊臣冒昧小勝不顧大計極害

事可遂行戒約大防不欲曰李儀許興等深入陷沒已
責一行人足以爲戒約矣輟曰李儀等深入以敗事被
責蘭州深入有功若不戒約將謂朝廷怒其敗事而喜
其得功也太皇太后曰然乃行戒約

長編四百六十四

閏月宋嚴飭陝西河東諸路邊備

樞密院言累據諸路沿邊探報夏國首領梁乙逋將統
河南北人馬揚言謀欲犯邊詔陝西河東諸路經略司
嚴飭邊備仍不得先自張皇希功賞引惹生事

長編四百六十五

九月攻麟府二州

殺掠者三日焚蕩廬舍蹂踐禾稼無算宋史哲宗本紀

亥樞密院言河東經略司奏報西夏深入麟府攻圍
城壁詔本司丁甯誠勅麟府路軍馬司宜謹重精審
張大聲勢集兵應援務令敵兵早退詔牽制策應仍
純粹審擇便利如可出兵即依前詔牽制策應又庚寅
樞密院言西夏入寇麟府州未退詔敵勢選募司誠
諭張若訥張大軍聲寇占據地利未退詔敵勢選募司
死之樞密院出奇逼人逐犯麟府州雖已遁去今據陝西
辰樞密院言夏人乘麟府州雖已遁去今據陝西
奏報見各於並西夏入寇麟府州雖已遁去今據陝西
路經略司如遇西夏入寇麟府州雖已遁去今據陝西
關報牽制策應及令逐寇麟府州雖已遁去今據陝西
畫措置密制方略以聞其麟府州界人心常爲敵所
燒蕩屋舍或被焚毀糧斛蹂踐田苗亦隨宜賑濟
給賜錢絹或被焚毀糧斛蹂踐田苗亦隨宜賑濟

宋復絕夏歲賜禁和市

七長十編九百

宋押賜國主生日禮物及中冬時服使臣安倫等至延安

稱疾不至

故事夏主生日禮物及仲冬時服例於九月十一日以後過界其歲賜銀絹則于二十五日過界時使臣安倫劉程已抵延安經略使范純粹以夏國今年大兵三舉猖狂已甚又慮朝廷聞河東遭寇遣使別有更改令倫等用公文稱疾移牒照會梁乙逋使宥州回文言辭簡倨不肯少屈於是倫等不至

長編四百六十六

韃靼國來伐梁乙逋回師援之不及

韃靼聞乙逋兵入河東率所部襲賀蘭山入囉博監軍司所劫殺人戶千餘掠牛羊孳畜萬計乙逋回兵援之

至達爾結羅韃靼兵已退

長編四夏國七十一按本條理

宜取誅滅其西南則有邈川東北則有韃靼皆鄰國今不能和輯而並邊侵擾此蓋天人所共遣不容其效也兼勒會寶元康定之間元昊犯順亦嘗遣唃廝囉氏當時頗得其用蓋以遠人攻遠人自古人之上策今邈川既已懷服朝廷威德可使之邈川求間獨以遠未知嚮化之路今若於河東或邈川界間遣使至韃靼陳述大宋威德因以金帛爵命撫之使出兵攻擾夏國以與邈川相爲犄角則叢爾之國三處被患腹背受敵以與中國內外多事宜亦自折可使不日請命此困賊之一端也使

宋沿邊諸路用淺攻計來擾

環慶經略使章棻策也棻言羌戎爲孽久矣自慶曆以來前後入寇非舉國之衆不能深入今者自八月聚兵境上凡四五十日其衆始集初欲寇鄜延環慶一夕忽

趨麟府舍近取遠必有意謂蓋疑兩路之兵亦聚故分其半以寇河東然則朝廷著牽制之令最爲得策又惟夷狄之小邦土地有限人民有數自今夏涉秋凡舉全國之師其衆可謂勞矣不能無怨其力亦已屈矣不能無困以勞屈之衆而當聖朝仁義之兵雖不戰可以待其自斃也爲今之計宜敕戒諸路休養兵民修嚴警備事事整辦毋妄作輕舉蕃寇小入使城砦及諸將各據地分驅逐翦除之出疆而後已舉國入寇則堅壁清野勿當其鋒俟其引退審察前軍已遠遣將據要害便利之處分頭討擊之或翦其尾或邀其歸路一路被寇諸

路皆出兵策應牽制彼豈能枝梧哉此備禦之策未足以深害之也夫夷狄無城郭之固無營衛之兵嘯聚則爲用既散則難集雖沿邊有土蕃守禦之人每處衆不滿百謂宜乘間擣虛擾耕踐稼勿限其常爲淺攻之計皆付之逐路帥臣審度而爲之或遣兩將以上悉任其施設不必全用正兵蕃漢弓箭手最爲可任益之以選募土兵參雜於蕃兵之間所得人口孳畜錢財皆差等分給出塞之人如此則人人樂爲之用諸路之師更出迭入虜亦不能知其時則近塞三百里之賊境旣不能爲生又不能自存彼賊不困未之有也行此之策不二